



都是寂寞惹的祸

DOUSHIJIMO

冷秋语· 著 REDEHUO

是不是所有女人都要和寂寞抗争？爱是奢侈，承诺像沙。太用力，心会碎。
如果我爱你，为何还会如此寂寞？苍白、随意的爱情，在生活中追寻那一点点可怜的温存。

剩男剩女圣斗士——不要因为寂寞说爱我。

三个好女孩的沉沦。一部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的比肩力作。



YZLI0890117462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都是寂寞惹的祸

DOUSHIJI MO
REDEHUO

冷秋语



YZLI0890117462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都是寂寞惹的祸 / 冷秋语著. —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1.3

ISBN 978-7-221-09392-9

I . ①都… II . ①冷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1383 号

都是寂寞惹的祸

作 者 冷秋语
责任编辑 朱智毅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10mm×1020mm 1/16
字 数 222 千字
印 张 13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本社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59623775

目 录

第一章 无可言说的寂寞处处生花 / 1

悲观如花过眼，沧海如泪凝成，许蕾生而孤独，于人群中渐行渐远……

许蕾是个习惯在黑夜里行走的女人，那里有她熟悉的寂寞的味道。夜如同许蕾那颗寂寞的心，那散不去的寂寞如同此刻漆黑的夜，怎么也拨不开。

第二章 那个说心疼我的人 / 14

许蕾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走在荒凉的沙漠中，风沙吹过，留下满天的寂寞。她像一朵枯萎的花朵，她在心中祈祷着江涛曾经说过的那些话变成承诺。

第三章 许蕾们都有颗寂寞的心 / 38

她们这么倔强叛逆地活着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证明她们仅还活着？为了证明男人可以的她们也可以？还是为了找一些新的伤痕来刺激旧的伤痕，故作潇洒？

第四章 一个人的旅行 / 50

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试图只用双眼目睹这个世界，一个个变幻花开如云，痛苦心伤兀自生。世间的一切都变化得太快了，快得我们连喘气都喘不过来。千帆过尽，皆不是我所爱；三千弱水，哪一瓢知冷暖？

第五章 虚幻的爱情 / 68

“我也好想结婚！”许蕾放下遮挡着太阳的手臂，紧眯着眼睛，“我想我们是都累了，心都疲惫了，只想找一个避风的港口停靠。其实我们奢求得不多，只希望那里有一片宁静的天空，安详和谐……”

第六章 和寂寞说分手 / 79

晚上，他们躺在空旷的山谷的草地上看着星星，唱着歌曲，然后他背着许蕾朝农家小屋跑去，那晚许蕾真的很快乐，她趴在俊杰的背上一脸幸福地说：“我想很多年以后，或许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我都会记得今晚，记得今晚的月亮，今晚的星星，记得今晚山谷中清新空气的味道，记得你灿烂的笑脸……”

第七章 世相夜总会 / 90

后来许蕾才知道美丽知道她的那些事，全是琳琳那三八婆说的，那小妞厚颜无耻地去问人家，做小姐收入高不高，跟男人上床的时候有何感想。最无耻的是她居然问跟男人在床上做爱的时候有没有快感！

第八章 我的亲生父亲 / 101

可现在许蕾笑不出来：我的亲爹他竟然在我的酒里下药，我的亲爹他用巨额引诱他的女儿，我的亲爹……许蕾再也无法思考下去：“不！不！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！”许蕾尖叫着跑了出去，许蕾已经无心再去听她那些过去的故事了。

第九章 富爸爸，穷爸爸 / 115

从那天起江涛送过来的东西许蕾一口也没再吃过，许蕾打心眼里开始瞧不起他。

许蕾越来越没有胃口了，以前还可以吃几口，现在她连喝水都喝不下，许蕾比以前更加苍白憔悴。许蕾想过不了多久她真的就会撒手人寰了。

第十章 风吹散曾经的过往 / 133

“求婚、求婚、求婚。”

大家继续喊着，一点没要放过他们的意思。

许蕾看到江涛走了出来，一步一步地朝她走过来，许蕾感觉有些眩晕，全身跟没长骨头似的有些站不稳。

第十一章 很多故事回不去 / 144

许蕾不再是那个一蹦一跳的许蕾了，江涛不再是那个嬉皮笑脸的江涛了，洛杨不再是那个在夕阳下奔跑的少年了。

一切都回不去了。

第十二章 美丽的谎言 / 155

许蕾看到那刀子插进了江涛的身体，血顺着那刀子一点一点地流出来，流到陆梅的手上。

“江涛！”许蕾不知所措地看着他，陆梅瘫软在地上，无声地哭着。

“许蕾，请记得一定要幸福。”江涛虚弱地说着，许蕾看见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越来越苍白。

第十三章 爱情面前没有理智的人 / 168

生命的河流，复杂而多变，顺流也好，逆流也罢，在途中总是会遇见一些人，或给予慰藉，或给予成长，一切的际遇皆是指间盛开的花朵，那些未完成的，总会有别人会完成它。

第十四章 真相的背后 / 179

苍鹰，那个许蕾一直把他看做哥哥的人，他亲手毁了她的幸福；琳琳，那个许蕾一直认为是她最好朋友的人，那个无论什么时候都为她遮风挡雨的人，做了他的帮凶，欺骗着她，隐瞒着她；洛杨，那个夕阳下奔跑的少年，那个曾经深爱着许蕾的人，也做了他的帮凶。

第十五章 爱与痛的边缘 / 187

因为寂寞，我们为彼此疯狂，告诉彼此我们是多么需要彼此。因为寂寞，我们不能自己，一个暧昧的眼神，几句挑逗的话语，都能让我们仅有的理智消失殆尽。因为寂寞，燃烧了无数的激情，却也在归于平淡后感到更加空虚。

后 记 / 199

第一章 无可言说的寂寞处处生花

悲观如花过眼，沧海如泪凝成，许蕾生而孤独，于人群中渐行渐远……

许蕾是个习惯在黑夜里行走的女人，那里有她熟悉的寂寞的味道。夜如同许蕾那颗寂寞的心，那散不去的寂寞如同此刻漆黑的夜，怎么也拨不开。

“你好，我是周万军的老婆，我想见你。”电话里传来不算好听的声音，许蕾冷笑着，终于找上门了。

对许蕾来说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，前前后后她都忘记自己被多少人的老婆找上门了，记得有次她被一个女人打得住院两天。

“可以，在什么地方？几点？”电话这头的许蕾爽快地问着。和周万军老婆约好时间地点后，她化了个淡妆便出门。

许蕾是周万军养的情人，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周万军的妻子知道了他们之间的事情，更不知道周万军的妻子是怎么弄到她的电话号码的，不过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。

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冷冷一笑，一切终究应了那句老话：“该来的总归要来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”

她早已以一种从容的心态去面对如今的一切了，从她选择做情人那天起她就做好了遇鬼杀鬼，遇佛杀佛的心理准备。

如果不是几年前的那次意外，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叫江涛的男人，或许她会像很多人一样过着简单舒服的生活，有爱自己的老公，有自己的小孩，有自己的家庭。

咖啡厅里的人不多，环境幽雅舒适，许蕾扫视四周，在咖啡厅的角落找到她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，头发高高地盘起，显得干净利落，气质

不凡。认出她的原因是她穿着一双跟许蕾一样的红色高跟鞋，那是周万军前些日子买来送她的。

“你好，我是许蕾！”她走过去礼貌地跟周万军的老婆打了个招呼。

周万军的老婆抽着烟，一口一口地吐着烟圈，很是漂亮。许蕾喜欢看她抽烟的样子，不知道谁曾这样跟她说过：抽烟的女人都是寂寞的，点着的是烟，燃着的是生命，抽的是寂寞。

抽烟的女人，很寂寞、很美丽、也很无奈……

“坐吧！喝点什么？”她摘下眼镜冲着许蕾微微一笑。

“一杯蓝山咖啡。”许蕾一直习惯喝蓝山咖啡，她简单地对服务员说着，不时朝周万军老婆的脚看去，没想到周万军这家伙竟然把她看上的鞋买了两双。

许蕾开始怀疑是否周万军送她的东西他老婆都有一份，这样省力又省心还讨得老婆开心，一举两得，好一个聪明的家伙。

“怎么？你也喜欢这双鞋？”她把脚伸了出来，故意在许蕾面前秀了一圈说，“漂亮吧！昨天万军买回来送我的。”

“不错，很漂亮，不过不适合你。”许蕾瞥了她一眼。

“哦！是吗？那你觉得适合你吗？”她依旧带着云淡风轻的笑容。

“也不适合我。”

她笑了笑，递过一支烟给许蕾，许蕾摇摇头拒绝了，笑着说：“我不抽烟。”然后故意将手提包挪了一下，一包三个五醒目地露了半截在外面，其实许蕾只是想从侧面提醒她一些东西，周万军几次说过他讨厌抽烟的女人，许蕾在他面前从来都不抽烟。

周万军的老婆看了许蕾一眼，装作什么都没看到，喝了口咖啡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想要多少，开个数。”

“小姐，你的咖啡。”服务员把咖啡送了上来，许蕾慢慢地喝了一口缓缓地说：“这里的味道还真不错。”

周万军的老婆见许蕾避而不答，于是又问了一遍：“你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”

“不要问我需要多少钱，你去对周万军说让他别来烦我就好，其实我们都一样，只不过你是名正言顺的。我们就像做买卖的，有客人我当然会想方设法地留住他，你也同样可以留住他，问题不在于我，而在你。愚蠢

的女人总在找问题，聪明的女人总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，我想你应该是个，聪明的女人。”

她不再说话，只是低着头不停地抽烟，许蕾瞥了她一眼起身离去。

许蕾刚走出没多远，她就叫住了她：“如果我们认识得早一些，我想我们会成为朋友，你，不仅让男人喜欢，也让女人喜欢。”

许蕾满脸凄凉地朝她笑了笑。

从咖啡厅出来，许蕾独自徘徊在大街上，在商场晃荡了很久却没买一件东西，接着她找了家川菜馆吃饭。看着餐馆里三三两两的朋友聚在一起开心地聊着，许蕾突然地有些想琳琳，她已经很久没跟她联系了。

她拿出电话给琳琳打了过去，琳琳在电话那头鬼叫着：“哇！今晚月亮从东边升起了吗？”

“靠，好不容易给你打个电话，你就不停地挖苦我吧！”

“老实说，这段时间挺想你的，可又联系不上你，一听到你声音就忍不住小小地激动了一下嘛！你丫总是这样神出鬼没的，当别人都以为你在这个世界消失的时候，你丫又突然出现在了人家面前。要不是我了解你啊，我八成会以为自己见鬼了！”

许蕾苦笑着：“是啊！很多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是鬼了。”

“胡说什么呢？你现在在哪？我去找你。”

“琳琳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琳琳，这样的夜晚我总会感到孤独、寒冷，哪怕现在是三十多度，我依旧会觉得冷。白天的燥热感和充实感会在此刻被某种终极的无助感和悲凉感代替，并且将弥漫在这城市的夜色和空气中，笼罩着我的心。”

“许蕾，你终究还是放不下他。亲爱的，换种生活吧！”

“琳琳，其实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不这样我连仅有的一点温暖都没有，那一点点的温暖，我就靠那一点点的温暖度过这漫长而又孤独的夜！”

听许蕾这样说，琳琳百感交集，想说些安慰她的话，却一句也找不到，她非常清楚许蕾的心已无法去爱上任何一个人，她已经不再相信爱情！

那个人将她伤得太深太深了。

琳琳记得曾陪许蕾去看过心理医生，心理医生说许蕾思想偏激，他们给许蕾做过很多工作，可一切都徒劳无功。

许蕾打趣地告诉医生说她这是中了爱的毒，她已经中毒不浅没药可救了。

医生说等哪一天她找到自己真心爱的人，灵魂就会被唤醒，可是至今她仍旧没找到那个能够将她灵魂唤醒的人，她的心已经沉睡得太久太久，久得自己都忘记了是否自己还有心，因为爱而悸动的心。

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十二点过，房子是许蕾租来的，一室一厅，四十来平米，里面摆放着简单的家具。

许蕾躺在床上，朦朦胧胧的刚睡着就被电话吵醒了，电话是徐华打来的。

“许蕾我想你了。”电话里传来徐华模糊的声音，许蕾知道他一定又喝醉了。

“我现在想见你，你到酒吧来好吗？”

许蕾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拒绝徐华，白天才见了周万军的老婆，她想这半个月周万军肯定是不敢再找她了。

许蕾不是那种很漂亮的女人，但绝对是那种让男人心动的女人。她打车去了酒吧，刚走到酒吧门口就被一个女人挡住。这女人许蕾见过，徐华的钱包里放着她的照片，她是徐华的未婚妻。

许蕾看着她冷笑地想着，既然没结婚那她就算不上是情人，起码是半个女朋友。旁边两个男人扶着徐华，徐华已经醉得不省人事，都不知道他刚刚是怎么给许蕾打的电话。

徐华的未婚妻叫高丽丽，她恶狠狠地瞪着许蕾似乎想要把她一片一片撕碎。

许蕾似看穿了她的心思，说：“可很多时候总是事与愿违，当你越想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就完不成，你现在是不是恨不得把我撕碎，然后巴不得我入地狱永不超生，对不对？”她轻叹了口气，接着又充满惋惜地说着，“不过，遗憾啊！你没办法把我撕成碎片，我也死不了，没办法入地狱。”说完她俏皮地朝她笑了笑。

高丽丽被许蕾的话气得牙齿咯咯作响，一巴掌掴向许蕾，许蕾没想到高丽丽动作这么快，那一巴掌结实地落在了她脸上。

高丽丽得意地看着许蕾，带着藐视的眼神：“怎么样？我有那个本事吧！”

许蕾用手捂着被高丽丽打得发烫的脸，冷笑着。她曾听徐华说过，他并不爱高丽丽，他说高丽丽初中没毕业，文化素质低，人又野蛮，仗着自己父亲是个当官的，整天像个螃蟹似的到处横。要不是因为以前穷，想找个好的工作，托关系不好托，这才会答应和高丽丽的婚事。

徐华的故事让许蕾明白一个道理。这年头就是男人利用女人，女人利用男人，生活的游戏规则就是互利，一旦对方没有了利用价值，那也就失去了游戏规则，意味着这个游戏结束了。

她想她和徐华或许就是这样，有一天徐华对她厌倦了，许蕾在他眼里没有了价值，那么游戏就结束了，现在他们之所以能在一起那是因为他们都寂寞！

因为寂寞，他们相爱了；因为相爱，他们思念了；因为思念，他们更加寂寞。寂寞与爱就这样在一个永远无法打破的宿命里一次次地轮回。

徐华说，人总是渴望被关爱，渴望温暖的情怀，很多时候，我们就像两只可怜受伤的动物，习惯了躲起来轻舔伤口，在某一个时刻，遇到了同样的彼此，因为寂寞，我们相爱了。这就是我和你的爱情！

那么她和江涛之间呢？许蕾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，想到那个人，心会痛，想到那个人，泪会流。

高丽丽一脸胜利的姿态，高傲地对许蕾说：“你叫许蕾是吧！”

许蕾猜到高丽丽会用这种语气跟她说话，当然她也并不是什么好欺负的软豆腐，白了高丽丽一眼，摆出一副比她还高傲的姿态，冷冷地说：“知道了还问？”

“你个不要脸的臭婊子！”高丽丽又一巴掌打在她脸上，火辣辣的。许蕾没有还手，不是怕，而是她真的希望被人狠狠地揍一顿，因为这些痛可以让她的心好受一点。

“臭婊子你最好离徐华远点！”

“这倒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只不过……”

“只不过什么？”

“只不过我离开他以后，难保他不找其他女人，跟我至少我能保证他不把你甩了，跟了别人这就很难说了，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富有同情心的。”

“你个死不要脸的，还敢跟我讨价还价。”

看着高丽丽发疯的样子，许蕾突然有些痛心，看得出她很爱徐华。不过许蕾觉得自己也够衰的，一天内竟被两个人的老婆找上门。同情归同情，可是她讨厌别人婊子前婊子后地说她。

她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大可把你家男人看牢一点，别像得了狂犬病似的出来乱咬人。”

“臭婊子……我操你妈的！”高丽丽咬牙切齿地骂着，许蕾笑了笑接着说：“你拿什么操？还是回去把你男人看好，让他操你好了！”

许蕾看着抓狂的高丽丽，她突然觉得自己有些残忍，可是感情这东西说变就变，要怪就怪高丽两两自己没办法让她男人爱她爱到寸步不离的地步，就如同她没法留住江涛的心一样。

她也爱他，爱到发疯发狂的地步，可是那又怎么样？终究不还是一样被他抛弃了吗？

高丽丽推了徐华一把，将他扔在地上，对旁边的两个人吼着：“你们两个愣着做什么？他妈的，她不是很喜欢跟男人睡吗，你们两个今晚就好好地伺候伺候她吧！”

许蕾很冷静且理性地对高丽丽说：“你这是要找人强奸我吗？你这是在犯法，你这样的行为我完全可以告你！”

高丽丽只想要报复，她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，许蕾被那两个男人带上车，她不知道他们要带她去哪，不过她一点都不担心，生死对她来说本无意义。

用许蕾的话说早死早超生，从江涛将她抛弃的那一天起，她就已经死了，此刻拥有的只不过是一具失去灵魂的尸体。

这两个人是高丽丽花钱从老家雇来的烂仔，书没读几天，谁给钱他们就认谁。现在有个这么漂亮的小姐给他们上，自是乐开了花。下了车，他们把许蕾带到一个不算华丽的酒店开了房间。

许蕾被他们粗鲁地摔在床上，两人猴急地脱着自己的衣服，许蕾一把拉着他们两人的领子，躺在床上性感且妩媚地说：“玩三P吗？”

他们微微一愣，显然是被许蕾的话吓了一跳，不过很快就兴奋起来，这个似乎很刺激。

“等等！”

“干吗！”正在脱衣服的两入异口同声地问着许蕾。

许蕾勾了勾手指示意他们过来，他们走到床边，许蕾又让他们再离她近一些，许蕾在他们耳边呢喃着：“这个收费可是很高的！不给钱就告你们强奸，强奸知道吧！”许蕾故意把嗓音提高。

两人踌躇了一会儿说：“我们没钱，刚才的钱都付房费了。”

许蕾冷笑着，于是从床上站了起来，拉了拉衣服说：“那不好意思，两位请回吧！本小姐要休息了，谢谢你们为我开房！”

两人相互看了一眼，又看了看许蕾，许蕾看到他们的喉结在滑动，她听到他们吞口水的声音是那么干渴难耐。

“看什么看，再不走我报警了。”她毫不客气地走过去推着他们，于是两个大男人就被许蕾这样推了出来。许蕾脱了衣服朝浴室走去：“乡下来的就是乡下来的，连流氓的胆子都没城里的大，要是当骗子、流氓，我想我应该是块不错的料，至少会比刚才的两个男人强上百倍。”

许蕾在酒店一直睡到第二天傍晚，她不想起来，因为起来也没有事可做，周万军和徐华都被看住了，她想，跟他们或许就这样结束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跟一个人跟久了难免会有些情绪。这样刚好，不超过三个月，反正我对他们也没有爱，有的不过是相互慰藉的温暖。

闲得无聊，晚上许蕾去了酒吧。习惯性地找了个黑暗的角落坐下来，似乎黑暗和那种喧闹中的宁静才是寂寞之人的灵魂归所。

许蕾不停地抽着烟，她喜欢看自己抽烟时吐的烟圈，看着自己那张年轻的脸庞在烟雾中慢慢地变得颓废、忧郁和迷茫，这让她体会到一种刻骨的痛。在每一次点起烟的一刹那，她就清楚地知道，自己期盼的不是别人的关心或者心疼，更不期待别人的可怜，她期待的是一个人的爱！那个人叫——江涛。

模糊中许蕾似乎又看到了江涛熟悉的脸庞，当她伸手去触摸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，她摸到的不过是在空气中飘浮的烟圈，它们穿过她的手指，然后消失不见，如同江涛的爱从她指尖溜走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她看到的无非是自己的痛！

许蕾喝高了，拿着酒杯开始念起诗来：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。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

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。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斗酒十千恣欢谑。主人何为言少钱，径须沽取对君酌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”

“好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！”一个中年男子走到她面前停了下来。

许蕾睁开眼睛看着他，大约三十五岁左右，穿得很洁净，让人看起来很舒服，有着成熟男人的魅力，她喜欢这样的男人。

男人穿着一件米黄色的休闲西服，说话的声音充满了磁性，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子，体重大概在一百三。迅速地扫视完毕，许蕾朝他点了点头，然后眯着一双笑眼和他碰了碰杯。

“你好像心情不太好。”他坐在许蕾旁边的沙发上小心翼翼地看着她。

“你好像心情也比我好不到哪去！”许蕾斜斜地躺在沙发上半眯着眼盯着他。

“你身上有一种让人心疼的气息，所以我被你吸引过来了。”

“想保护我是吗？”许蕾将杯子里的酒全喝了下去，朝他痴痴地笑着，心里却在想：这年头的男人泡妞的水平怎么就那么低呢？

“如果可以，我很想保护你，我想给你爱！你的那种气息让人心疼，莫名地疼！”

许蕾这才认真地看他，他的眼神里没有迷离，纯真得干净，带着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关心，如同十八岁时的初恋，单纯得只是拉拉小指头。

原本许蕾不打算继续跟他纠缠下去，但听了他这句话，看了他那双清澈的眼睛，她留了下来，不管是真实的，或许说是许蕾酒喝多了产生的错觉，但她却真真实实地留了下来。

这晚他们喝得很尽兴，接着如你们所想，他们去酒店开房，但他却没有和许蕾发生任何关系，他静静地抱着她，在她耳边喃喃地说着：“你让我心疼，让我想要去爱你，我很想拥有你，但不是现在，我要等到你真正爱上我的时候。”

“我想我不会爱上你，我让人心疼，你这样你老婆不更心疼！”许蕾迷迷糊糊地说着，也不知道他听见没听见。

清晨醒来的时候，他们显得很尴尬，如果昨晚当真发生了什么或许不会有这尴尬的一面。他不好意思地挠着脑门，许蕾则一脸不耐烦地催促他赶紧走，其实她心里乐开了花，她窃喜地看着他的背影，或许这个男人

真的是心疼她的。

许蕾讨厌城市里的夏天，空中没有一丝云，头顶着一轮烈日，没有一点风，一切树木都无精打采地、懒洋洋地站在那里。

太阳刚一出头，地上就像着了火。天气是那样炎热，仿佛一点星火就会引起爆炸似的。烈日似火，大地像蒸笼一样，热得人喘不过气来，走在路上，迎面的风似热浪扑来。

所以这样的天气许蕾一般不会出门，整天躲在家里吹空调，中午苏蕊打电话来叫她过去吃晚饭，许蕾的朋友不多，不，应该说是少得可怜。所以她对这段友情格外珍惜，纵然是上刀山下油锅也得去，更别说只是区区一轮烈日，更何况又是美食当前。

许蕾这人没别的爱好，就两点：吃，睡！

苏蕊有着不错的工作和爱她的男朋友。每次见到许蕾她总喜欢跟她诉说她男朋友怎么怎么爱她，怎么怎么宠她。

不过每次跟许蕾分享完以后，她都会担心许蕾会不会因此很难过，会不会因此受到刺激。可是呢，每次一见到许蕾她又忍不住要跟她分享她的幸福和快乐。所以她总是不停地给许蕾道歉，这也是许蕾最烦她的地方。

苏蕊是个典型的小女人，她很听李泉的话，用许蕾的话说，在她的世界里只有李泉。其实哪个恋爱中的女人不是如此呢，她的世界里不也只有江涛吗，即便他已离她而去。

许蕾和苏蕊正准备去酒吧的时候，琳琳的电话打了过来，于是许蕾便把她也叫上了。琳琳是许蕾的大学同学，她和许蕾一样很早就离开了学校在外混。

琳琳是个性格开朗的时代女性，美丽大方，做起事来风风火火，不过这种人天生就是脾气比较暴躁，三句话不对嘴肯定打起来的个性。

当琳琳出现的时候，许蕾清楚地看到李泉眼睛里有种放光的神采，她藐视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们听说了没有，有个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，可有那么些人他就偏喜欢窝边草。不仅公司领导和下属搞一块儿，连朋友的朋友现在也搞一块儿，这个世道啊！”

“是啊！是啊！太不像话了。”李泉把眼神从琳琳身上收回来，搂着苏蕊笑着说。

琳琳冷笑着看了一眼李泉，走到许蕾身边挠着头发面无表情地说：“这年头爱情是什么？”

“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虚无缥缈奇特的感觉，不过是精神上升华了的喜欢而已，不过他成为了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两个人的意识交融在一起，然后是精神爱情和生理爱情的结合。”许蕾淡淡地说着。

“精神爱情和生理爱情的结合？我倒觉得爱情是一种精神产物。人创造爱情、品尝爱情，有时候却被爱情折磨得的死去活来。缘分是一种借口，明明想占有对方，说我们缘分注定在一起，分手了，又说我们缘分已尽，不明白真正的原因却归于缘分是一种虚伪，但所有人都愿意被这缘分的表象所覆盖，这就是爱情的可爱之处。我想不用多久，有人就会明白这种所谓的缘分！”琳琳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苏蕊，接着说，“其实爱情没有所谓的天长地久和海枯石烂，即使有那都只会出现在童话故事里或作家的小说里，现实永远是残酷的。”

苏蕊在李泉的怀里乖巧得像一只小白兔，她幸福地说：“你们都要相信爱情，也要相信天长地久。”

看着苏蕊，许蕾和琳琳都知道再多说什么也没用的，动感的音乐响起了，性感的尤物纷纷走进了舞池，那些狩猎者也开始蠢蠢欲动了，这似乎是捕猎的最佳时期。

琳琳冲许蕾眨了眨眼，笑着和李泉走进了舞池，许蕾突然变得紧张起来，她想去阻止琳琳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而苏蕊则在一旁微笑着看着她和李泉跳舞。

从酒吧出来时已过凌晨两点，琳琳跟许蕾回了家，她还跟以前一样一去许蕾家就直接往她床上冲，她喜欢在许蕾的床上翻来滚去的。

“许蕾，让苏蕊趁早和李泉分了吧！”琳琳躺在床上抹着护肤品。

许蕾从洗手间出来错愕地看着她，她不相信这是琳琳说的话，虽然她知道琳琳一旦看上了谁就绝不会退让，可是这也快得难以让人接受了吧！而且她竟说让苏蕊趁早和李泉分手。许蕾不由得从心底发出一种愤怒，冷冷地说：“琳琳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哎！你可别想歪了，我对这样的男人完全没兴趣，就像你对他没兴趣一样。你不知道，那小子色得要死，晚上我跟他跳舞的时候他一直摸我，把我搂得很紧，他那破玩意一直顶着我，这种男人真他妈贱，连自己

女朋友的朋友都搞。而且你都把话挑得那么明了，他竟然还是这样做了，无耻！”

“我早就跟苏蕊说过了，可她不听，她一定要走到我当初的那一步才会相信事实是残酷的。”

“喂！你别这么想江涛，江涛可没他那么坏。对了，你跟他分手后还有没有见过面？”琳琳小心地问着。

读书时候许蕾就知道琳琳也喜欢江涛，也是因为江涛她们才走到了一起。那个时候琳琳接近许蕾只是为了有更多的机会和江涛接触，后来许蕾和江涛分手了，她却没有和江涛在一起而是一直陪在许蕾身边，这也是许蕾这些年来一直想不明白的事情。但许蕾打心眼里感激琳琳，感激她没有在最后一刻将她抛弃，感激她这么多年一直陪在自己身边。

“没，或许已经结婚生子了吧！”许蕾故作轻松地说着，其实她无时无刻不在想江涛，只要一停下来她就会想他，所以每天她都尽量让自己忙碌起来，或者让身边一直有人陪着。

“他那么爱你，我可以感觉到他还一直在等你。”琳琳在床上翻着杂志边看边说着。

许蕾冷冷一笑：“那么爱我？他何曾爱过我，别提他了，扫兴。”

“好了，不提他了不提他了，免得你又难过。你啊！就是一只狐，千年修行，千年孤独。你遍体鳞伤地在世间行走，处处碰壁，直到某天遇到了他，他总是那么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你，让你感觉不再孤独，不再无助。冥冥中他早为你种下了爱的蛊。”

这话让许蕾的心像是被人拉扯着一样疼痛，她苦笑着：“或许吧！当所谓的海誓山盟，天长地久都化作了虚无，我却依旧还深陷不拔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许蕾和琳琳睡得正香的时候，电话就响了，这种时候她们最恨有电话进来。

“喂！你电话响了。”许蕾推推睡得跟猪一样的琳琳。琳琳却翻了个身用被子把头捂住继续睡，许蕾又推了推她，她依旧不理。

许蕾也困得厉害：“那就都不接吧！继续睡。”猛地把头埋进被子。

可是琳琳的手机铃声却一直不停地响着：“该死，谁那么执著啊，都打了多少遍了还打。”许蕾不情愿地在床上摸索着电话，“喂！”